

张远山 著

永远的
风雅

永远的风花雪月



珠海出版社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

张远山
著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张远山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3.8

ISBN 7-80689-066-1

I. 永… II. 张…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3510 号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

张远山 著

终审: 罗立群

责任编辑: 李向群

装帧设计: 吕唯唯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电话: 0756-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2

地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邮购: 珠海出版社图书邮购部

电话: 0756-2639346 邮政编码: 519002

地址: 珠海市银桦路 566 号报业大厦 3 层

印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94.5 千字

版次: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689-066-1/I·428

E-mail: zhcbst1@pub.zhuhai.gd.cn

定价: 1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代序)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

好风与之俱，（陶潜《读山海经》）

带月荷锄归。（陶潜《归田园居》）

一

愤怒的诗歌属于革命，深刻的诗歌属于哲学——但那是另一回事，我今天不想谈论。我要描述的诗歌，是吟咏风花雪月的诗歌；我要赞颂的行为，是对风花雪月的附庸风雅。因为人类并不需要天天革命，人类更不需要夜夜哲学，但人类日日夜夜，永远需要风花雪月，永远渴望附庸风雅。

贡献了美妙的风花雪月的大自然，是人类的家园。因为眷恋人类的美好家园，人类中的天才，不遗余力地吟咏着风花雪月。缺乏天才的人们，同样因为眷恋人类的美好家园，而不遗余力地对风花雪月进行附庸风雅。有了风花雪月，人类的生活才真正美好起来；有了附庸风雅，人类的情操才真正升华起来。

人类天生迷醉风花雪月，人类天生喜欢附庸风雅，正如人



类天生追求幸福生活。吟咏风花雪月和竭力附庸风雅，是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幸福在人间是罕见的。因为不幸的人们总是在内心渴望风花雪月和附庸风雅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抨击着风花雪月和附庸风雅。抨击风花雪月和附庸风雅最有力的，是并非同盟军的对立两派：革命家和哲学家。

革命家的抨击不外乎如此：当许多人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苦苦挣扎时，吟咏风花雪月或迷醉于附庸风雅是可耻而且堕落的。

哲学家的抨击不外乎如此：当一个人还没有达到博大精深的境界时，吟咏风花雪月或迷醉于附庸风雅是可笑而且浅薄的。

革命家站在物质生活最贫困的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抨击风花雪月和附庸风雅，哲学家站在精神境界最超拔的极少数人的立场上抨击风花雪月和附庸风雅。革命家与哲学家由于立场不同，对风花雪月和附庸风雅的抨击重点也正好相反：革命家是因为憎恨贵族的风花雪月而反对平民迷恋附庸风雅，哲学家是因为憎恨平民的附庸风雅而反对贵族吟咏风花雪月。风花雪月在革命家眼里是高雅的麻木，附庸风雅在哲学家眼里是粗鄙的麻木。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永远受到革命家和哲学家的双重夹击，永远处在高雅与粗鄙之间。

革命家与哲学家几乎是正确的。试想，那些风呀月呀的诗句，能填饱肚子吗？那些花呀雪呀的词章，有哲学意义吗？

二

革命家认为，风花雪月是贵族趣味，因此要把风花雪月彻



底砸烂。然而，当少数人独霸风花雪月时，风花雪月确实是贵族趣味；当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享受风花雪月的时候，风花雪月在理论上已经成为平民趣味。

尽管革命家憎恨风花雪月，却无法阻止被他的革命所解放了的人民羡慕“贵族的”风花雪月。人民一旦填饱肚子，会迫不及待地向往风花雪月，但他们虽然已经有权利渴望风花雪月，却还没有能力抵达风花雪月。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对风花雪月进行附庸风雅。革命的强权也许能够阻止人民做一切事，却不可能阻止人民对风花雪月一往情深地附庸风雅。

附庸风雅是平民趣味，正如野菜曾是平民食品；风花雪月是贵族趣味，正如大米曾是贵族食品。嘲笑附庸风雅的贵族，也嘲笑野菜，因为他们知道，贫乏的精神来源于贫乏的物质。奇怪的是，憎恨风花雪月的革命家，却不憎恨大米。革命家为什么不像憎恨风花雪月那样憎恨大米呢？革命家为什么不能像羡慕大米那样羡慕风花雪月呢？难道他们不明白，丰富的精神来源于丰富的物质吗？

真正的革命家应该懂得，既然革命成功以后，大米成了平民食物，那么革命成功以后，风花雪月也成了平民趣味。让贵族与平民一起吃野菜是革命的失败，让贵族吃野菜而让平民吃大米是革命的反动；只有让平民与贵族一起吃大米，才是革命的成功。革命的目的是消灭贵族而不是消灭大米。只要还有人在吃野菜，无论吃野菜的是多数人还是少数人，革命就没有真正成功。同样，革命的目的是消灭贵族而不是消灭风花雪月，只有让平民与贵族一起风花雪月，革命才算真正的成功。革命应该在把吃大米的权利还给人民的同时，把享受风花雪月的权利也还给人民。



然而，即便革命家愿意把享受风花雪月的权利还给人民，革命家却做不到把欣赏风花雪月的能力一夜之间灌输给人民。仅有享受风花雪月的权利而没有欣赏风花雪月的能力的人民，只能先附庸风雅。不幸的是，革命的史实确实如此：它没有把享受风花雪月的权利还给人民，因而也没有把培养人民的风花雪月能力的机会给予哲学，于是人民不得不偷偷摸摸地对风花雪月进行附庸风雅，并且比小生产每时每刻产生着资本主义还要每时每刻地产生着对风花雪月的附庸风雅。革命曾经成功地杜绝过小生产，但却从未有效地根除过对幸福生活的向往；革命曾经成功地砸烂过风花雪月，但却从未有效地根除过对风花雪月的附庸风雅。

任何灵魂深处爆发的革命，都不可能把风花雪月的命革掉，这是颠扑不破的历史铁律。于是，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也横扫一切风花雪月的革命年代，过于僵硬的革命姿态显露出可笑的一面：由于风花雪月没有获得堂堂正正的权利，于是偷偷摸摸的附庸风雅曾被称为“道德败坏”，被称为“修正主义”，被称为“小资情调”。

由于夺取大米的唯物主义革命是疾风暴雨式的，而融入风花雪月的唯心主义文化是温文尔雅式的，因此革命本质上与风花雪月穿不上一条裤子。所以仅靠革命以及革命的手段自身，不可能使被革命解放了的人民不附庸风雅，从而一夜之间真正地风花雪月起来。革命可以创造大米丰收的奇迹，却不能创造风花雪月的丰收奇迹。因此，革命在初步成功以后，急切地需要哲学的帮助。



三

然而正如革命家在憎恨贵族之外，还憎恨风花雪月一样；哲学家在憎恨附庸风雅之外，还憎恨革命——当然革命家也憎恨哲学。因此，过去的哲学家从来没有给予革命以真正的帮助，这是革命很少最后成功的重要原因。只要哲学家永远对革命袖手旁观，只要哲学家永远像革命家一样憎恨附庸风雅，那么对风花雪月的附庸风雅，就是永远的平民趣味。而没有能力欣赏风花雪月的人民，同样没有能力保住革命的物质成果，他们很快将再一次失去大米，重新沦落到吃野菜悲惨境地。于是需要下一次革命，而下一次革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将会像所有以往的旧式革命一样憎恨风花雪月，使革命在半吊子成功之后，再一次走上失败的老路。这是迄今为止人类革命兴衰史的基本规律。

哲学家以为附庸风雅是低级趣味，因此要把附庸风雅彻底肃清。当多数人只能附庸风雅时，附庸风雅确实是低级趣味，当所有的人都有能力欣赏风花雪月时，附庸风雅就自然地升华为风花雪月。

革命家拒绝风花雪月，是因为追求粗鄙的彻底性。当“大老粗”也足以成为傲视一切的豪迈之时，这种追求就达到粗鄙的全盛时代。而哲学家处在与革命相反的另一极端，哲学家拒绝风花雪月，是因为追求高雅的彻底性。

哲学家认为风花雪月容易诱发人类的粗鄙欲望和低级趣味，这是站在人类精神极致的立场上来说的。然而没有人是纯粹的精神，更没有人能达到精神的极致。纯粹的精神或精神的



极致，只是疯狂。而只有风花雪月和对风花雪月的附庸风雅，才能阻止人类走向疯狂。人类的大部分优美诗歌和伟大艺术都是吟咏风花雪月的。人类文化中所有优美的情操，差不多都是由那些伟大诗人和杰出艺术家通过对风花雪月的吟咏而得到提炼与升华的。风花雪月是人类一切优美情操的自然对应物。嘲笑风花雪月的人，暴露的仅仅是自己骨子里的粗鄙和野蛮——不管他是革命家还是哲学家。

无论如何，哲学必须放弃所谓的终极追求返回民生日用，从精神极致返回平凡庸常。如果哲学不能帮助大众学会欣赏风花雪月，那么人们只能附庸风雅，甚至连附庸风雅也难以维持，最后沦落到兽性的粗野。如果哲学不能调和大众的人欲与哲学的天理之间的冲突，那么无论多么精致高深的哲学就只是一堆狗屎。人欲的丑恶，某种程度上正是被哲学拷问与道德律令的极端性逼出来的。哲学家必须认识到，至善幻象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恶，而且不因为它的形式特殊就成为较低程度的恶。相反，以至善面目出现的恶，往往是最高的恶，是最具毁灭性的恶。至善并非真善，因为至善永不存在。追求所谓极致形式的清洁精神，是一种那喀索斯式的精神手淫，这比肉体淫欲要邪恶得多。即便没有爱，两厢情愿的肉体关系也是自然而健康的；而如果有爱，那么两性的肉体关系就是优美的。与之相比，禁欲的精神手淫者倒是不自然的，变态的。而且毫无疑问，禁欲者比纵欲者更可能成为事实上的肉体手淫者。

革命拯救物质贫困者，哲学拯救精神贫困者。革命解放物质贫困者，是为了让他们尽快摆脱物质贫困，获得享受风花雪月的权利。哲学解放精神贫困者，是为了让他们尽快摆脱精神贫困，摆脱初级阶段的附庸风雅，获得欣赏甚至创造风花雪月



的能力。

让人人有权利享受风花雪月，是革命的真正目的。让人人有能力欣赏风花雪月，则是哲学的真正目的。风花雪月是革命与哲学的共同目标。革命与哲学，应该在风花雪月的旗帜下携起手来。

四

我相信无须为风花雪月正名，虽然长期的革命姿态使风花雪月颇为声名狼藉。但人们之所以对风花雪月存有深刻的偏见和极度的戒惧，是因为他们误以为一切风花雪月都是附庸风雅，而他们又对附庸风雅如此恐惧。因此我认为只要对附庸风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作出有力的辩护，风花雪月就顺理成章地得以恢复名誉。而为附庸风雅辩护，正是我撰写本书的基本目的。正如每个人在受到批评和攻击时难免会为自己做一点辩护那样，我愿意坦然承认，我正是——一个永远的附庸风雅者。

我们必须首先承认，吟咏风花雪月与追求快乐幸福一样，是人类的天赋权利。然后我们才能认识到，每一个对风花雪月具有高度感悟力、鉴赏力乃至创造力的人，都是从附庸风雅开始起步的；正如追求快乐幸福的人很可能暂时还不是幸福者和快乐者。但一个人只有首先追求快乐幸福，然后才有可能抵达快乐幸福。同样，一个人只有首先向往风花雪月，即首先笨拙甚至可笑地附庸风雅，然后才有可能抵达风花雪月的妙境。因此，附庸风雅是通向风花雪月的惟一通途。

只要人间的愚行、丑行、秽行、罪行、恶行、暴行存在一天，附庸风雅就可以在阳光下理直气壮地存在下去。附庸风雅



即便不是最有益的善，至少是最无害的恶——简直算不得恶，而仅仅是尚未成形的善，仅仅是不够精致的善。一个附庸风雅的人，至少没有殚精竭虑去为非作歹，至少没有肆无忌惮地践踏公理，仅仅附庸风雅的行为本身，就足以说明他对优美与高尚充满向往，并正在竭尽全力、勉为其难地努力加以模仿，虽不能见贤思齐，然而心向往之。每个附庸风雅者，无疑都是向善者。

世上永不存在能够越过附庸风雅阶段直接抵达风花雪月境界的天才。即便一个人一辈子都只能停留在附庸风雅的初浅阶段，那也是值得赞许的，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向往优美与高尚，并且从未放弃这一向往；而只有向往优美和高尚的人，才会成为附庸风雅者。正如人间没有至善，人间也没有标准形态的风雅。因此每一个优雅而高尚的人，都是或至少曾经是附庸风雅者。除了缺乏自知的愚人和十足的恶棍，谁会忍心去嘲笑或蔑视一个善良的附庸风雅者呢？

我相信，抨击风花雪月和附庸风雅的革命者，骨子里是反革命者；抨击风花雪月和附庸风雅的哲学家，骨子里是伪哲学家。如果未来的所有革命仍将一如既往地彻底砸烂风花雪月和附庸风雅，那么我将一意孤行地永远反对一切革命；如果未来的哲学仍将一如既往地无情抨击风花雪月和附庸风雅，那么我将一意孤行地永远反对一切哲学。但我将义无反顾地倾注无限热情加以礼赞的，是永远的风花雪月；我将义无反顾地倾注无限热情加以礼赞的，是永远的附庸风雅。

一九九六年九月廿二日 - 廿三日

目 录

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代序） / 1

上编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风花雪月：风月无边 / 3

诗人论：一意孤行的诗人 / 16

绘画论：眼睛的狂欢节 / 24

鲁迅论：被逼成思想家的艺术家 / 38

顾准论：人类是否真正需要理想主义 / 55

王小波论：化腐朽为神奇的想入非非 / 66

《围城》论：吉卜赛情结 / 78

董桥论：站在桥上看风景 / 88

荷马论：众神的狂欢 / 95

寓言论：有尾巴和没尾巴的寓言 / 109

经典论：大书而特书 / 119

面对新世纪：文学的未来千福年 / 125



下编 永远的附庸风雅

永远的附庸风雅：仪式与民俗 / 139

集体主义的游戏：寻找替代 / 152

旅游游什么：巫风强劲的中国象形文化 / 165

当代影视与文学：乏味的英雄和有趣的坏蛋 / 177

当代电视：电视批评的紧迫性和基本困境 / 188

《书屋》论：书香的华屋·思想的广厦 / 194

谁在说不：“我们”和“我” / 203

张承志论：一个生错时代的旧理想主义者 / 210

叶芝论：《幻象》中的幻象 / 224

说悖论：理性的癌变 / 233

寓言的圈套：被愚弄的兔子和被弄愚的乌龟 / 244

中国人的宗教观：施主与乞丐 / 251

再版后记 / 264

上 编

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风花雪月：风月无边

早就有人指出，中国山水诗是人类诗歌史的奇观，中国山水画则是世界美术史的奇迹，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有一颗被自然山水浸透的温柔心灵。同样，在世界艺术史上，也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对风花雪月的大自然如此一往情深。如果要重估传统价值，我以为风花雪月恰是华夏传统中最精华的一部分。

在“左祸”肆虐的年代，莳花赏月成了封资修，临风立雪也是小资情调；似乎吟咏风花雪月就是不关心民生疾苦，似乎拒绝风花雪月就是最彻底的革命风范。早已到了花好月圆的年代了，早已到了风和雪霁的时光了。或许，当大多数人还温饱无着的时候，风花雪月应该像费尔泼赖一样缓行，然而当经济发展已逐渐进入小康，我们有理由重新召唤风花雪月的精魂，让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温柔情怀重放光彩。

当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新贵穷奢极欲，富极无聊，以撕钞票

为乐、养外室为荣时，中国诗词曲赋中的风花雪月，正可以为滋润其枯燥灵魂的一剂良药。浸润于艺术，玩味于艺术，是涤除人性中的蛮性乃至兽性的最佳途径；广泛从事艺术，全力弘扬艺术，则是一个民族走向文明和高尚的明确标志。

吟咏风花雪月曾经是少数人的特权，当少数人享有特权的时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而结束以后，吟咏风花雪月、享受风花雪月的权利理所当然地回到了人民的手里。不幸的是，“左祸”剥夺了两代人亲近自然和亲近艺术的机会，推迟了风花雪月的普降人间。我想借用刘禹锡的名诗《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来形容当代人正面临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变。刘禹锡的本意是对六朝王谢这样诗礼风流的大家族的衰落，寄予深切的沧桑感慨，我却以为这是时代的进步，本来只属于极少数王谢贵族的风花雪月，如今可以进入最大多数寻常百姓的生活了。这一时代本应出现在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半个世纪前，可惜历史的曲折进退循环往复，使这一时代列车“晚点”了。虽然半个世纪前具有强烈翻身感的工农大众，曾经有点误会地赞叹那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时代，但是登上了“晚点”半个世纪后终于靠站的时代列车，幸运地成为它的第一批乘客的当代国人，却确实有理由相信，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一个时代：时代列车终于抵达了一个新的“月台”：一个风花雪月的幽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但我将从时代列车上探出窗口回望，看一看这一列从中国古代驶来的风花雪月列车，一路上经过了一些什么风景。因为如果再不回望，再不把它们摄入日渐远去的镜头，它们很可能